

T 154/11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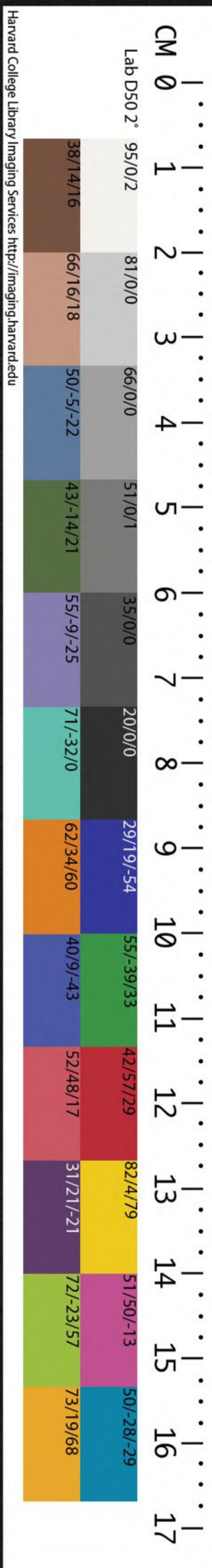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4 1958

文章練要

二

有
974



文章練要卷之十三



大興王源評訂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男兆符 參閱

全較

孫男 匡

孟子三

離婁章句上 錄六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二句通章之主。以規矩六律與今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承

正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二句整勁有力先主後賓

而法字反見千賓筆法變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導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引詩以申上意文情宕逸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添出準繩平直既竭耳力焉繼

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

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追述聖人制法之善仍不分賓主極高故曰為高必

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挽

正意筆致纏綿○鄒氏曰自章首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皆不遵先國

之所存者幸也。反觀前文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

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觀先王之法上無禮下無

學賊民興不遵先王之法喪無日矣。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云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註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泄泄猶沓沓也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不遵先王之法猶沓沓也故

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鄒氏曰自引詩至此所以責其臣。後段言不遵先王之
法即亡國之道而君臣則分任其責也。一變為嚴厲肅殺
筆之

前半言仁政為聖人治天下之法萬世所當遵。初以規
矩六律相形。後以邱陵川澤相况。既以仁心仁聞不行
先王之道為戒。又以不愆不忘遵先王之法為勸。紆迴
反覆曲折明暢。文氣如春夏油油焉。洋洋焉。舒暢宜人。
而中間復述規矩六律一段。蒸嵐瀕洞磅礴無涯。極整
而極肆。局勢為之一變。則用筆之妙也。後半言不遵先
王之法。君皆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因不仁遂不智。

以不智愈不仁。先王之法。漸滅無餘。文氣便如秋冬嚴
厲肅殺。慘然無復。曠日和風之况。一篇之中。而四時之
氣。備因乎自然而已。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字引起法
堯舜規矩聖

人亦不
分賓主欲為君盡君道。
主欲為臣盡臣道。
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
應聖
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應人倫
之至孔子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引孔子二
語撐于中暴其民甚。
單承為君
說主也則身

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
與堯舜
對炤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堯舜豈易及哉但不可不以為法也不法堯舜即幽厲
矣何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當日之君以為仁必不
能望堯舜故無一人以堯舜為法者以為不仁未必至
幽厲故無一人以幽厲為戒者豈知只此二途哉故孟
子為之切言之為之要言之以孔子之言主于中而上
下為之分炤猶樞鈕然前堯舜而後幽厲惟君所行耳
章法綜變筆力堅強又一格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二者同歸于天不分

軒輕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

於吳忽引齊景之言側入小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

焉卸即承齊景之言卸入今之小大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如耻之

莫若師文王與齊景公對炤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

於天下矣反前天命而歸于人事詩云商之孫子其震不億註震數也十萬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註侯維也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應順天

殷士膚敏註膚大也敏達也裸將于京註助祭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歸重仁字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註引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申明文王之

事而結今也又轉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又承無敵說下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引詩作結

有道無道雙起總歸于天天固非人之所能爭者乃其後却從今人之不能順天轉入以人勝天嗚呼豈不異哉拘折紆險蹊徑俱絕而要其旨不過仁者無敵而已夫仁者無敵孟子言之豈一篇已哉辭各一方文各一局而總未有奇於此章者然則至理不能出以奇文斷非孔孟之徒也文章可不講乎

以人勝天亦未明言但於引詩內天命靡常一語逗露

出而已故文章炤應不沾沾在字句間或逗露於有意無意之中或聯絡於神意空行之際如句句字字必以炤應為工風斯下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痛切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落出自取

安危利害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應亡國敗家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出口沈痛惻隱之心淋漓滿紙轉手序一孺子之歌忽
然中斷別見一番清曠簡遠境界接以孔子之言婉轉
低徊與歌相稱然後落出自取一句遙應安危數語意
圓而辭暢有餘音矣乃就自取申言之挽到亡國敗家
上而引書以結纏綿懇摯仍是前况文情百折不窮憫
世慈心千年如見真仁人之言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從桀紂失天下說起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轉入得天下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

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民心之得失立言之主

得其心有道所欲

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欲惡皆心也

民之歸仁也

上二句暗度下仁字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

喻言民心之得跳脫不羈

故為淵毆魚者獺

也為叢毆爵者鸛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又喻言民心之失更跳

脫而應還桀紂配以湯武復覺沈鬱

今天下之君

落到今日

有好仁者則諸侯皆

為之毆矣

單承毆民說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沈鬱

今之欲王者

欲王轉又喻文情紆徐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不但不能得且將失之警戒沈鬱

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註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于亂亡而已

此之謂也。引詩結上 流連不盡

文章知跳脫之法。方無呆筆。豈無莊語。豈無寔論。要非呆筆。此中正須解人得民心者。此章之主也。失民心者。主中賓也。由失說到得。由得說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方是得其心之道耳。而民心之得。尚未詳也。苟接手寫。民心如何得。如何得。豈不呆乎。乃忽從上度下一仁字。將就下走。壙喻民之歸仁。而出以流走之筆。則言得民心。何其跳脫。邪。乃又急急轉筆。再以敲魚敲爵喻失民心。則言失民心。又何其跳脫。邪。且就勢應還。桀紂點出。

湯武一得一失。毫髮不爽。而復歸渾融。此豈可與呆筆論者乎。後半明示時君以勸戒。曷嘗不句句沈鬱。而設喻引詩。流連致意。與前半文情相為映帶。終不得以呆筆目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從天落筆 着紙驚飛視天下悅而歸已。

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轉入舜奇絕 上句有着 落矣此句又无着落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接此四句又 舜盡事親 無着落奇絕

之道。此句方 有着落而瞽瞍底豫。註底致也 豫悅樂也 四字對天下悅而歸已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重言底 豫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申言

底豫之功。搃是與天下。歸已對炤。

此之謂大孝。

結歸大孝筆力斬截

贊舜只以順親為心。不以得天下為意。語亦非奇。但用筆甚怪。憑空將天下大悅而將歸已一語。陡然寫出。不知何自而來。接以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方知為舜發也。然為舜發明矣。其所以為舜發者何哉。乃接以不得乎親四語。噫。此四語明所以為舜發之故也。而所以為舜發之故。愈不可明也。及讀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方知此四語乃推原舜之心也。其心如此。所以視天下歸已。猶草芥也。層層逆捲而上。以首

為尾。以尾為首。又何方體之有哉。先秦之文。無首無尾。類如此。至於舜盡事親之道一句。又將舜提起。與上若斷若連。橫峰側嶺。揭出正旨。而瞽瞍底豫四字。正對天下悅而歸已。天下之悅。不若吾親之悅。則天下之歸。不若吾親之順。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不信然哉。炤應渾合。無迹。于是將瞽瞍底豫句。層見疊出。反覆唱歎。見其功化之大。而結歸大孝。大孝也者。輕天下而重吾親者也。舍舜有二人哉。結得古拙峻茂。與前相稱。而通章斷亂錯落。匪夷所思。孟子中最奇之文也。

離婁章句下 錄六章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先以逢蒙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斷案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

折波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看問答文義似公明儀又一時人。先序一學射而殺其

師之事而斷之。蘇氏云：文勢至此欲絕而文情正爾。踴躍下文引取友之端以證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聯絡呼吸。

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斯追之。與上文一事

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

其僕曰：追我者誰也？瑣得 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射入 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瑣得 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對針羿亦有罪 庖公之斯至

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復得 曰：

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復得 我不

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對針逢蒙殺羿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瑣得 妙。○後

不忍害其師之事。不下斷與前自應

竝序兩事以後形前常也。前略後詳亦常也。乃前有斷

而後無斷，但以意為聯絡，則左馬之能事而孰知孟子

此段序事
妙在瑣細
脊複與檀
弓公穀爭

之餘技哉。

今人為文不能簡又不能詳凡括其指要無待詞費而大意了然者簡也今人不能也繁冗拖沓累篇不能明也曲盡情致紆徐瑣細使一時之聲音笑貌如見如聞者詳也今人不能也無寫生之手且以為無關於大事而置之也如子濯孺子一段文字斷非今人所能為况合兩段為一而尤見章法之奇乎自幼讀孟子而不能知可歎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

小智即指言性者

則故而已矣

故即其所固有者非

外鑠也正對鑿言

故者以利為本

以利作順解是也先

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

主意○鑿對故字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

於智矣

離奇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應利字

如智者亦行

其所無事

複句古拙

則智亦大矣

小智即言性者鑿不言其故也

不說明但以禹為况而暗應留意使人無處摸索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

千歲之日至

至

可坐而致也

方將故字應明却只說星辰日至并

不及言性亦不及智奇文奇文

此章文字離奇程子謂專為智而發得其旨矣三峰競峙各有邱壑不相同其相通者氣脈而已以中段為主

蓋以當日之言性者。率以小智穿鑿而失其故。故首言
言性者當因其故而從其利。利從故出也。空舉正論而
含下小智在內。次段方出小智鑿正與故對。不復明言。
轉筆却入行水。暗應利字。亦不明言。末段乃從星辰日
至應出故字。亦不明言。三段離奇飄忽狀態。無常使人
無處摸索。斷亂頗類莊子。孟子言理之文如此甚少。與
他章文從意順。于平中見奇者。迥然又一手筆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一章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禮存心之主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

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頓挫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波瀾則君子必自反也。起下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

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仁禮外添自反而忠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存心凡自反不較皆仁禮也是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承上起下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舜奇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

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忽

生出如許一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
 段文情奇絕 行也前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步說然後 終身之憂推開一
 結歸存心

温文爾雅讀之如吸和風飲甘露靄然見君子之心也
 而章法妙處全在有人于此一段波瀾及終身之憂一
 番開宕然後生動不板不平不滯摠是文章不可一篇
 不求其生動耳

說者謂引舜一段以舜當日處家庭極變而盡心仁禮
 上能化頑嚚之親下能化其傲弟人倫之至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而我不仁不禮未能解人之橫逆由未
 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其說大有理會與前文字字
 對針文之密處又空中炤應處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禹稷顏子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一句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單說禹稷撒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又是禹稷
 妙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又雙雖問之可也論作

收妙極

錯綜之法千態萬狀不可枚舉而此章其顯然者也。若則舉其兩分則舉其一而遺其一舉其兩者見其同也。舉其一而遺其一者證其同也。證其同而反遺其一。平僅舉其一乃以證其前後之同乎。即此推之而錯綜之法可恍然矣。學者但以此章求之縱變化多端而皆不外乎此也。

曾子居武城與居衛不同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與後同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

退曾子反詳之又詳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

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又載左右之言詳之又詳沈猶行

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

未有與焉又載沈猶行之言并及往事詳之又詳子思居於衛與居武城不同有齊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與前同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只二語簡

之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

微也居武城居衛句已立此案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斷案

與禹稷章格局雖同而迥不同者前章於斷案中見參

差此章于立案中分詳略立案中分詳略已錯綜矣故
斷案則竝舉竝斷無偏無側此即錯綜之又一法也故

竝錄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

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

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見只隔六字然不覺而末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

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亦復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

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

足之道也應饜酒肉此字妙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終身也今若此三字渾得妙此字應上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

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收法妙極立案詳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斷案簡勁明快又饒情致

此亦文之小品借齊人形容世態曲盡其致而後以莊

語斷之鉄錢交加聞者得無赧然愧惕然警而動其不

死之良心乎小品未嘗無關如此描寫齊人并其妻妾

情形異露有色有聲如李龍眠人物鬚眉俱動何其妙

也。此種文有一字不詳，便非妙手。愈繁碎愈妙，愈沓復愈妙。序事家得此，便可爭衡左馬矣。而豈易得哉？蓋繁碎而不妙，繁碎耳沓復而不妙，沓復耳繁碎沓復，可為文乎？是以難也。

萬章章句上 錄七章

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簡練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接怨字 翻下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

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先引他人問答，然後推其意以為答，又一体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慙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推公明高之意，以明怨慕之情，一氣轉折而下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帝眷之隆如此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士歸之衆如此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勢位之顯

赫如此○都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更進一層申言舜怨慕之情，沈鬱深摯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

憂兼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

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

蘇氏云又復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又從慕父母將慕字變弄一番而後作收文情恣肆

不足以解憂復述前文頓挫怨慕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

以解憂者更復更妙層瀾萬疊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再一合轉氣沈力厚而舜

之怨慕始發又開人少則慕父母妙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

得躊躇滿志又推言慕父母之情人皆有之但人

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地、一、句、不、板、不得於君則熱中又推言慕父母之情

有推大孝終身慕父母又合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

移耳緊密矣結歸舜

非孟子智足以知聖人不能以怨慕二字寫舜之孝非

孟子文足以微顯闡幽不能以此章寫怨慕之情夫怨

慕之情豈一筆所能盡者乎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盡之矣未也以帝養之隆士歸之眾勢位之顯赫觀其

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然後方為盡也而猶未也

復述士歸為人所欲而不足以解憂好色為人所欲而

不足以解憂富貴為人所欲而不足以解憂復之又復

頓挫復頓挫而後申之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百轉

千迴然後能盡則怨慕之情豈一筆所能盡者哉雖然

盡則無餘矣無餘則無文矣於是又迴鋒橫掃言此慕

親之心人人有之不獨舜也人人能之不必舜也似舜

亦無足為奇者不知人少雖慕而不能不移于壯始雖

慕而不能不變于終終身慕而不移不變乃為大孝是則舜巧獨焉爾然後結歸舜之怨慕而終於無盡噫舜之心非孟子孰能發之而孟子之言非此文孰能傳之凡復述之妙以其層疊而不澆也以其曲折而多姿也以其纏綿而無盡也公穀檀弓多用此筆最古雅而近代不能用者以其方兀而不能練靡而不能勁繁而不能簡而又加之以復尚足觀哉此法所以絕響也苟練矣勁矣簡矣然後進以復之法雜之法碎之法亂之法始可與言古焉耳孰讀此篇可知復法之妙

大倫雖屬娶妻寔攝通章

序禮象殺舜一段文最古不知何本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前段言舜不告而娶以全倫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字句二嫂使治朕棲牽拂不告而娶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

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

偽喜者與就喜字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

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

子產智也則食之曰得其所哉復句之妙得其所哉忽入此段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先泛論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答明偽喜之問結以愛兄以

舜之誠信而前論舜之不告而娶後論象之殺舜而舜不辨其欺兩

不答舜偽
喜却述子
產舍魚鼠
生動

事各序不相合者然同為人倫之變而同見舜之所以

全倫故以大倫二字遙攝之通章無他奇變只前序殺

舜之事文字古極後序舍魚之事文字趣極而舍魚一

事入得尤奇結歸愛兄更見變化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一句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翻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隨曰天與之奇

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又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承上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再曰天子能薦人

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提筆另寫且不答諸侯能薦人

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

使諸侯與之大夫此四句比也妙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竝寫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方應轉驚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又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竝承天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合天與人與結端起

斷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

以下餘波
再證天與
丙歸重于
民

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又將天夫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忽然

變化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引

如神歸重于民章法脫換駭浪驚濤騰天塌地無一筆不挾飛鳴之勢如龍蛇變

幻無瞬息之停又是一種奇觀

句句翻筆筆轉字字不由人孟子文之奇警多矣尚未

奇警至此若議論之奇警其餘矣乃奇警終歸于平正

孟子三

又奇警之至者也

以後段之透迤變前段之奇警看他收放之妙

天字十四看他錯落之妙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

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

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

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

尼不有天下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結明與賢與子之天明快暢豁筆如游又如轉

環無不達之義○大義已盡下則生波以盡致

又以伊尹周公形益

奇峰更啐即襟益於

中夏奇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都與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於亳序伊尹一段以太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

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甲映啟摠是賓周公從略以尹方之可也反以益

啟餘波分方之倒主為賓奇極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此段是益

外生動與子其義一者天而已引言以結大意更不多着妙

首以天立案末以孔子之言收呼應渾合勢如常山中

分兩段前段論與子不與賢之天而形之以舜禹之賢

朱均之子是多少曲折後段引天之不與賢以証與子

而形之以仲尼伊尹周公之賢太甲之子又是多少峰

巒細玩之寧有一字造作以為文者哉皆已然之事自

然之理而已然則天下之事莫非參差不齊之事天下

之理莫非參差不齊之理苟能就其參差不齊以序其

事就其參差不齊以明其理則文章不可勝用矣何得

持印板以序事據印板以為理邪

後半言益更參差更奇變天孫織錦非復人間星日雲

霞錯為經緯寧復思議所可及大匠誨人能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巧巧也者不可思議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堯舜之道為主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耕野以堯舜之道正

已其先之潔身如此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

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

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復前語跌下三句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三句跌宕多姿

前後呼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其言較上又深一層○七覺字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因尹言以推其心而申明之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摠束上文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

民結湯聘之案○就湯以堯舜之道正天下其後之潔身如此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

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方入割烹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

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已將斷案筆又一開將遠近去不去並論文氣

按二云一句起下分可意承

開拓○潔身對針割烹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結歸堯舜之道未聞以割

烹也結明割烹○反筆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

辜註造載皆始也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于亳也

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引書言以結蓋以湯之伐桀

全是尹之所為豈割烹要湯者之所能乎通章以堯舜之道為主耕莘之所樂者此也就湯之聘

以救民者此也故起之以樂堯舜之道結之以以堯舜

之道要湯此孟子獨見其深處蓋湯以征誅變揖讓而

無慚于堯舜者以伊尹佐之也豈割烹要湯者之所能

哉割烹不足辯但言其出處俱以堯舜之道則不辨自

明而惟以辱已潔身字一點逗之足矣寫尹之身分如

在雲霄湯始求其一見而不可得也而要湯乎寫尹之

心事如揭日月雖以湯之聖若不足以任天下之重也

而要湯乎如此描寫斷非亞聖不能至於斷案則開廣

活潑而不拘引書以結則涵泳蒼深而無盡皆他家所

不能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起有案

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讐由證

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局外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序一彌子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

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

環是無義無命也一應○只辨衛孔子雖不悅於魯衛遭宋

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

貞子為陳侯周臣另序一事與吾聞觀斷案近臣以其所為(主)

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

子再應○復句
作結簡勁

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凡三見一起而兩應之亦以重複

見妙衛齊竝述只辨衛不辨齊不辨齊却另證以陳宋

何其錯綜然其辨衛也主雖由者正也不主彌子者觀

也所觀者癰疽也而癰疽曾無一字及之且辨衛不辨

齊而癰疽瘠環則必竝舉而應之又何其錯綜也至中

以進禮退義斷孔子之安於命未以近臣遠臣斷孔子

之擇所主皆姑以破好事者之論而不足為孔子辨者

然而文之骨在此矣

以主字為眼前後綿亘如星羅歷歷可愛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起案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

雲海翻空
目迷神眩

蘇氏云蒙
紆委曲仍
折到本文
語結

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緡宮之奇諫。實百里奚不諫。側入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
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
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
者為之乎？註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
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
妙處全在文詞委折，不在章法。與前數章論諸聖人者

不同又一格局也。

只就不諫一句轉下入秦層層辯折盤旋翔舞遂幻作
五色明霞漫空布影使山川草木散為萬里瓊花今讀
者神游天外文能移情如此。

說者謂論智分四層第一層為主該下三層而直言食
牛之誣也論賢分二層下一層為主承上一層而結言
自鬻之誣也確宜如此看法

萬章章句下 錄三章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三不挾以貴為主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

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矣夾一問 語妙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大夫不挾 貴者如此非惟

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

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小國君不挾貴者 如此○文與上變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大國君不挾 貴者如此然終

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忽然生出如許議論 變化不測○與上文

又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天子不挾貴者如此○文又變○以上四節歷 序不挾貴之人以立案而友德之義在其中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應挾 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應友 德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不分賓主並 舉竝斷章法脫變如此

單起則雙結雙起則單結起結俱單而中必雙起結俱

雙而中必單先秦之法然也不盡然者因平局也總之

化板為活不肯落庸平之套而已此章論友德即尊賢

也尊賢所以應友德也乃以友德起而以貴貴尊賢結
非單起雙結之法乎然法善矣如義之相背何曰未嘗
背也挾貴者天下之所同也貴貴者亦天下之所同也
人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言貴貴尊賢之義一是使天
下知賢與貴等而貴不可挾也賢不可不尊也友之必
以德為重自大夫至于天子莫不然也未嘗背也且先
言不挾貴後又言貴貴變化之妙固也而貴本下之所
當貴但上不可挾之以自貴則其義亦未嘗背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

伏行道倒

而有時乎為貧

倒賓為主

娶妻

蘇氏云終篇看其反

覆激昂之

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觀此二語不板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

承為貧說下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復句

惡乎宜乎抱關擊

柝

承辭尊二句說下如此切寔非主乎孰知其為奇也

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

已矣

引孔子為証賓邪主邪奇邪正邪妙不容言

位卑而言高罪也

觀語亦從上來立

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結出主意倒主為賓一筆勒回干鈞之力

行道主也為貧賓也只講為貧倒賓為主也未句方言

行道倒主為賓也倒賓為主者似正義而寔傍義也倒

主為賓者似傍義而寔正義也此章立言之妙非兵之

以正為奇。以奇為正者乎。蓋立人之朝。元為行道。非為貧也。不行道而為貧。君子所耻。故發此論。然不先說行道。而先說為貧。但言為貧之仕。應爾應爾。反覆言。痛誓之。據聖言。然後推到行道。而一言以結之。一言便已。更無他說。似乎只說為貧。不說行道。孰知其只說行道。不說為貧乎。奇乎。正乎。孰為正。孰為奇乎。

萬章問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註傳通也。質與不敢見於諸侯。禮也。首節泛言不見諸侯之禮。與後不同。萬章曰。庶人召

蘇氏云。文勢激昂。就答語折一句。以詰之。與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句法同。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召字一。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視得。往見不義也。一口道盡。然後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就君欲見之。掀翻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此段言君無召士之義。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

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旃大夫以旌忽插入一段間

文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上段不可召餘波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應前禮義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底與砥同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歸重禮義結束通章萬章曰

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應為臣而以其官召之也召字餘波且與章首庶人傳質云上映帶作收

初論不見諸侯之禮亦就士論士平平爾及萬章說到

召之不往見然後孟子之論方有聲色故議論都從召

字發文情都從召字生曰天子不召師曰未聞欲見賢

而召之也曰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而况可召與曰以士

之招招庶人亦謂召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亦謂召

也是引子思虞人無非為召字點染而未辨孔子君命

召以其官召之皆以召字致辨耳則所云不往見之義

率謂召之則不往見之與章首泛論不見諸侯之禮情

辭固不侔矣。然則首段不可以作此章正意觀。蓋文之前茅與末段餘波相為映帶者。學者可漫然讀去而不之辨歟。

禮義固君子立身之本。首尾明明揭出。然不得以為此章之主。蓋以首節情辭不同於後。不必以禮義貫耳。然禮義元無不可貫。以為前後之結束焉可矣。

文章練要卷之十四

大興王源評訂

男兆符叅閱

孫

全較

孟子四

告子章句上 錄十三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杞柳一義猶柎捲也。柎捲一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柎捲也。杞柳柎捲二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蘇氏云。柎。柳。揚。杞柳。

性強為仁義

文章練要 卷之十四 萬章

文章練要 卷之十四 孟子四

三。而以為以。為。三。栝。捲。平。栝。捲。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以。為。四。栝。捲。也。杞

四。栝。捲。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以。為。五。栝。捲。杞。柳。栝。捲。則。亦。將。戕。賊。人

以。為以。為。六。仁。義。與。數。轉。方。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重。言。仁。義。結。

杞柳五見栝捲亦五見合之凡十見以為六見十句文中而杞柳栝捲復者十以為復者六乃不厭其繁可知筆力之不同矣

以順字戕賊字破其為字迎刃而解不過四語而開闔轉折不啻千萬言之多以寸鐵殺人咫尺之間勢愈短

而技愈精蓋歛長於短運虛於實益難為也

只就杞柳栝捲及以為字層翻叠轉而仁義不過一點刺人者不過要害處一刺即應手而倒無庸再刺再刺非妙手矣而左右上下前後無數刺法俱為此一刺而已學者只學其一刺乎亦學其無數刺法乎泰之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先就水辨以上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水之就下易見無煩

辨性無分於善不善

詞費故即以推開妙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就下明性善忽言水之絕是豈水之性哉挽回其勢則然也人之可在山不下奇絕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應轉不善而結明之辭旨圓妙

告子以水喻性而謂之無分孟子亦即水辯性而謂之有分只以上下易東西而有分無分立辯矣妙在粘定水論性轉換便旋應機中節如短兵相接碎首糜胸所向披靡而揮洒自如全無啞啞叱咤之態是何等身分何等力量

凡短篇當看其轉換緊切出脫圓妙則知縮長為短之法

法

告子亦以孟子之辨甚利一時為之屈耳然上下實不同于東西上下可喻性東西何不可以喻性若執東西而謂之無分似亦無以難也故湍水之說不同於杞柳

告子曰生之謂性註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孟子曰

生之謂性也就問語疊猶白之謂白與奇曰然白羽之白

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奇曰然然則犬

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奇文○未始

辨性之奇未有奇於此章者全是無中生有有象無形

辨生之謂性

蘇氏云反覆如層崖斷岸

有色無象只有靈虛真宰幻化其間極山鬼之精英何能出範圍之外文章至此尚有筆墨之痕乎與前二章另闢乾坤

破他生字全在猶字以五猶字為章法十白字點染於中犬牛與人四性字結束於後恒蹊脫盡非復人間

告子曰食色性也從食色說起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辨義外

以仁義分內外與前講章又一局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

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

故謂之外也只辨義外以仁內與孟子所見同而孟子所詰者只在義外也曰異於

字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

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亦就長白二義辨折且謂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單承長折入筆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

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夾論仁內錯綜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仍以長為辨文情

曰耆秦人之災無以異於耆吾災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災亦有外與以耆災明義外之非而結之却與食色之言相牽帶則孟子但闢其言義外而

未嘗以其食色為性之說為非也一結多少情致

此章又一格以反覆辯難為體以曲折旋轉為情層見

疊出文情斐疊而折之之詞俱引而不發與前直斥其非者不同也蓋此章專辨義外告子既知仁內則非復前杞柳湍水之說而食色為性亦不可以為非則是非固相參也是以孟子但就義外與之辯欲因其所明使自思而自悟之其立言之旨不同故文情亦異可但從字句求之乎

辯義內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即從長上來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

也曲折精深其辨甚利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

妙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設為問答凌虛結構更曲折更精深其辨更利

妙手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復前語最有情致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撇却前言另發一議繳結生動與耆炙意同

與前章格局略同所不同者孟子代公都與季子設為

問答與告子覲面針鋒語迥別所謂空中造五鳳樓也

詼奇天嬌晶瑩透徹又一奇觀何出奇無窮也

十六敬字較他章眼目為多錯落更為盡致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

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

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三說後二說比告子更有証俱非無理今日性善然則彼

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証性曰則可以曰乃所謂立言輕婉入妙只自証其性之善而不關諸說之非不若後儒之呆板說法也若夫

蘇氏云波

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以才証性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四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四德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

不能盡其才者也繳轉才字此段蓋言不善非才之罪而推本于情之善性之善因見其才之善

不能盡其才而後有不善皆所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託蒸眾也夷詩作彛常也懿美也言有物必有法是民秉執之常性故人

之情無不好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此懿德者

孟子卷之四 告子 十一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引詩與孔子之言結性善之旨且與彼三家之說反映

孔子不言性命而孟子辯性者不得已也。以言性者之多。恐久而失其真。故標性善以示天下。而存天理之本。不得已也。然而性難言矣。何也。以性善為天命之常。可也。遂欲該其變。以為無不善。善且無不至也。實有不盡。然者。越椒楊食我之生而性惡。豈盡無其人哉。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者。比比。豈盡有善而無惡哉。嬰孩無知。無識。豈有習染物誘之蔽哉。故孟子之說。不但告子諸人不能服。即門人如公都子者。亦未能深信不疑。則其

說之不得歸於一。可知。且孔子謂性相近。習相遠。上知下愚不移。元未嘗定為畫一之說。則其不可歸於一。又可知。但孔子之時。未嘗有言性者。故不必言性。只教人盡其道。而性自盡。孟子之時。處士橫議。將以性為不善。而天理幾乎滅。故不得不與之辨性。而歸於善。蓋繼善成性。本天命之常。而性之相近。亦就其常以為說。所以一以性善為主。以存天理之本。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諸家之說。但就其詞之弊。以折其非。其不盡歸於善者。亦難與深辨。而只就人之恒情。可以為善者。以証其性。

之善則此章可謂明且盡矣章首詳列三家之說孟子未嘗一一闢其非但曰性之善也且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立言何其輕婉圓妙無弊乃轉筆便言不善非才之罪而推言其故遂及四心由四心遂及四德由四德又打轉到才以才包情性閎肆渾濶洪波湧起而性善之旨傍通而暢達矣末又引詩與孔子之言為結不復糾纏性善亦不必貶斥諸家但覺其言天覆地載諸家不過部婁區區含蓋於其中自不得奮臂揚眉與之爭是非角勝負其用意用筆之高如此

豈可與諸子挾其一說而爭鳴求勝于一時者同日論哉讀者不得執後儒拘迂之見以為說而不察其文章風旨之所在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

也非殊字生下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心字為綱○伏後心之同然

今夫用喻麴音曲麥播種而穫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

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生下許多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先言人同類引故龍子曰不

蘇氏非殊字變作同字又以同變似字

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簣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先提二句變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
 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口獨詳多數折惟耳亦然變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獨略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
 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全變故曰口
 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至於心應轉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

遺是不應
 錯綜不必
 一一應完

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應轉聖人同類便應明降
 才非故。理義之悅我心。結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蘇氏云又以口字結

蘇氏云自起轉為薺麥又轉為口耳凡七節反覆比喻
 及正意如駿馬下峻阪高屋建瓴水勢不可遏只至於

心獨無所同然一句幹轉筆力萬鈞

心之所以同者性也知心則知性矣故此章但言心首

言天之降才非殊即伏心有同然後以薺麥喻人同類

而以身體况人同心可謂深切著明而文章更喜錯落

初用薺麥喻起筆路疎越承明同類之後便爾繁花亂

藥紛然競起。先足次口。次耳。次目。言則一一。分明。文則節節。變換。神則歸重於同。而注之末節。然後一搃束之。波翻雲湧。盤迴跌宕。逼出心之所同。然如黃河九曲。注滄海而歸尾閭。氣雄力厚。非有大禹驅山走海之神能。若是乎。及心之同。然既明。乃應轉聖人同類。合到降才。非殊而後。以理義二語結之。古健雄奇。高渾樸茂。寔又一結構。另一軍容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註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舍以喻言 足正意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不吾如有萌焉。何哉。正意。今夫奕之

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專心致志。奕秋通國

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

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結 妙

王之智不智。存乎心之專不專。志之致不致而已。前節

正意。只以一暴十寒。况之後節。方出專心致志。却于奕

喻見之。此賓主離合之妙也。結不歸咎于智。則不智之

故可知乃引而不發含蓄游泳呼應在不即不離之間
惟其只以一智字結奕喻而不復及正意勢如斷嶺分
谿惟以烟雲相接故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設喻起筆路生亦我所欲也義字一篇之生

亦我所欲也末句本心應此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藏義故不為

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欲生並承所欲有甚於死者藏不

故患有所不辟也承上舍生取義而申其意是第二層如

使人可渡遊折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

之所欲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又承上

不辟死而反言之是第三層此轉最為廻翔得勢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

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又說轉不苟生不辟死是第四層

舍生取義如此則由是二字遙承第二層意來也是故

所欲有甚於生者以上一段共四層摠言舍生取義之心反覆盡致非獨賢者有是心也

賢者能勿喪耳又將第二層意提起一簞食一

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點明嗔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

受楚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申明人皆有是心應欲惡有

言人皆有舍突元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緊承簞食豆羹說

心生取義之心萬鍾於我何加焉對針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

乏者得我與三句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

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回顧上文是亦不可以已

乎再頓此之謂失其本心然後一語結住有截斷橫流之

言人失其舍
生取義之心

孟子每多纏綿懇摯之文而此章尤妙以篇幅更長而

提醒人羞惡之心更切也先借喻提明義字後更不言

義只將生死欲惡欲惡有甚於生死層層說曲曲說反

覆說如春蠶結繭萬繚千紫一口莫能吐盡而此心固

已割露披呈光瑩宛轉於行墨間矣既又言人皆有是

心將嘖蹴不受之情寫得如聞如見元是恒情之所自

然不容已者而此心又覺炯然迸迫發越於指點之下

矣然後以無禮義之萬鍾指出喪失此心之故夫萬鍾

元重簞豆元輕然簞豆視萬鍾固輕而死生視萬鍾則

重能舍生而不受嘖蹴乃不必舍生而竟受萬鍾何故

哉蓋萬鍾之利重利也有宮室妻妾無窮之可欲也利

重則義輕義輕則不必舍生亦不能取義不能取義則凡無禮義之事何不可為况萬鍾乎况舍生以就死乎然則利者義之賊所以失其本心者端在此於是即其不受嗚蹴欲惡甚於生死之心明言以喚之重言以覺之危言以警之頓挫跌宕連鐘疊鼓不知其情之何以深詞之何以切而聞者又不覺此心之殷然動萌然悔戚戚然復見不受嗚蹴之情矣然則孟子纏綿懇摯之文孰有過於此者前言義後不言義以本心即義也本必言也前不言利後亦不言利以萬鍾即利也不必言

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義並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

而不知求心路並本哀哉二字頓挫警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單接放心說有放心而不知求不說完妙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四折○單結放心而義在其中

此亦雙起單結之法而仁兼義故人心可該人路放心

可該舍路與他處雙起單結又微異也放心共四折雞

犬又夾喻言而哀哉一頓有放心而不知求又一頓十

數句中是少曲折乃復以雙起單結之法行之吁

文何易言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起得無

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又申二語 方落下 所以

考其善不善者承出善不善引 入立言之旨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

矣呼起體之體有貴賤有小大貴賤小大乃善 不善所由分無以小害

大無以賤害貴立言之旨養其小者為小人善養其大者為大

人善○應明養之善 不善一章之主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為

賤場師焉喻言養小失 大寬間不短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則為狼疾人也就身言養小失大 仍是於寬間不短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

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指明養口腹為養 小體所謂不善也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反結 失字則口腹點明 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反結 生動忽應 尺寸之膚奇

為世之養小以失大者發小人大人雖竝舉而意重在

小人也蓋小體為口腹大體為心志是矣乃心志未嘗

明言於末但言口腹則所重可知矣先從兼愛說到兼

養從兼養說到善不善透迤窅窳油然而深又從善不

善說到貴賤小大從貴賤小大說到無以小害大無以

賤害貴方見立言之旨而後斷之曰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千里來龍至此始有歸着而鄭重嚴

肅文之正面秩然矣。養之善不善昭然矣。然究所謂小體者何體。大體者何體哉。不明也。轉筆但以場師為喻。狼疾人為况。至飲食之人。養小失大二語。始指明小體之為口腹。別開蹊徑。轉入前庭。乃識歸路。之即來路耳。觀者方愴悅低徊未已。忽又烟霏霧湧。迷其來路。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反筆騰拏。盤空震盪。將正意掀翻。踏倒離奇。橫鶩闕陌。開阡却將口腹點出。又將尺寸之膚。應轉翩然而住。正不知歸於何所異哉。詞局迥異。調亦不同。何以窮其變態之所

至哉。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起得超忽並問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並答曰鈞是人也。或從

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並問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奇文。小體明言耳目。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

思則不得也。大體明言心思。字是此。天之所與我者。提一句而

後單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

矣。單結大人

較前章亦是大人小人並言。亦是大體小體並論。而迥

不同者前通章俱側小人惟養其小者二語竝舉此則
通章竝舉惟結尾始側大人前則大小不明何體雖一
點口腹而大體終未明言此則耳目與心大體小體明
明分列前之結歸小人也宕而虛此之結歸大人也勁
而實有一筆之相同哉至於養體從體一字之殊而意
旨霄壤又不必言者矣要之文能同而異則可以八面
應敵而無難異而同則可以變化于端而不盡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烏可為笨伯道者乎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從欲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耳止意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良貴字却從趙孟之所

貴趙孟能賤之反面已足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

乎仁義也承詩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不承詩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兩証良貴以詠歎出之

或先反而後正或先正而後反反復正正復反文章寧

有窮乎但用之不妙俱糟粕耳孰見神奇之用哉此章

先言己之貴後言人之所貴人之所貴既不足以為貴

然後又言己之貴無羨於人之所貴一正一反一反一

正波瀾縈折意味無窮而良貴二字點於反面良貴實

義見於說詩而發諸詠嘆美哉渢渢乎藏奇於正者矣

告子章句下 錄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通章俱曰禮重為主

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二難輕颺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

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

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先設二喻以破其蔽筆路寬闊而二喻又

分正反點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正答其難輕重明而義已盡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

則將攫之乎上文正義已盡又因其難而設辭使反難之反是餘波又便作結有着紙欲飛之妙

禮重為主以輕者為波瀾天然妙文而以任人屋廬子

發之供孟子一番揮洒觸口成文如片雲舒卷無意為

文自有情文相生之趣

妙在輕重之義只與屋廬子言明至使之往應則但以

其人之難還結其人使之亦不能答而已輕重不必更

言兩兩相形。遙遙相映。如羅浮以風雨為離合。是何等文情。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一字句古。通章眼目。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註為猶治也。先虛喝一句。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設喻寬問。

小弁之怨親親也。承戚字。說下。親親，仁也。仁乃怨之本。固矣！夫高叟

為詩也。宛轉悠揚，深沈愷至，言盡而意不盡。曰：凱風何以不怨？別以凱風作。曰：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承疏字。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註磯，水激石也。愈

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承凱風與小弁並說不分。賓主情致淋漓波瀾萬狀。孔

子曰：舜其至孝矣。結端。孝字。五十而慕。暗應怨字。結得古健。

仁而後能怨，不怨則不仁。通章言小弁之怨，乃所以為

仁。即孔子詩可以怨之旨也。仁乃怨之本。以凱風之不

怨，形小弁之怨，文情霞蔚，固哉！兩歎更覺意致悠揚，而

以大舜作結，尤出意外，衝口而出，俱成異彩。天章仲尼

既歿，文不在茲乎。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
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案並屋廬子喜曰連得問矣問曰夫

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為其不成享也

只引書而釋之并不及季子儲子妙。四享字相承古雅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

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應處守為相簡淨又並論作收

此雙起雙收而中用單之格也孟子引書不及季子儲

子而意則在儲子非單乎屋廬之問答雖意亦偏重儲

子而辭則二人並舉也小小結構中必有參差之法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孟子為主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

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實一五就湯五就

桀者伊尹也實二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實三

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正答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實四子柳

子思為臣實五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

國也變仁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實七秦穆公用之而霸

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正答賢者然是隨應曰昔者王

豹處於淇賓八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賓九而齊右

善歌華周杞梁之妻賓十一人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

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

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引孔子結穴不用

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

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

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亦以人名為章法最奇髡元譏孟子之非仁孟子遂引

夷尹柳下以証仁之同髡又引公儀思柳譏孟子之無

益孟子遂引百里奚以証賢之有益髡又引王豹縣駒

諸人譏孟子之不得為賢孟子遂引孔子以斥髡之不

足以識賢俱引古人針鋒相對而結穴孔子以自况與

養氣章正同共十有二人分合互變如七十二峰星羅

錯峙于三萬六千頃洪濤之內爭奇競秀非一覽所能

盡者游震澤而不知七十二峰之奇與無目曷異哉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略道也對

堯舜之道憑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隨設喻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曰夫略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二句見其無

空一句便住孟子四

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
三句見其所費有限故二十取一而足也絡道則可今居中國
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中國必不可陶以寡且不可以

為國况無君子乎應喻申言圓暢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

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歸重堯舜之道與貉道相對

忽爾輕重雙收奇極妙極

堯舜之道中國之道也白圭欲加乎堯舜之道之上固
已入于貉矣孟子開口即云子之道貉道也只一句矯
悍輕利如仰射飛鳥應弦而墮已對針堯舜之道矣然

且不與明言先以陶喻詰之然後詳其所謂貉道者而
折之又詳其所謂中國者以明之透快暢切無遺義矣
方以輕重竝衡說出堯舜之道又以桀配貉兩平對結
不復更加一詞飄逸流連悠然而住何其妙也若寔疏
堯舜之道與貉道相當未免呆板然而城郭宮室云云
皆堯舜之道也却疏之于貉道之中豈不異哉如此變
化用筆決屬先秦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歷舉聖賢立案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以天心斷案寫得沈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

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推言人情入則

無法家拂士註拂與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推言國

安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結上二節寔合

孟子歷舉古之聖賢豪傑生逢困厄者皆天所以造就

玉成之而降之以大任則士之遭逢不偶者胡可甘自

暴棄不勉於動心忍性曾益不能之學哉其言皇皇炳

炳精神發越詞旨沈鬱激昂大意明明在此至後人情

得於憂患家國亡於安樂雖正議皆推言耳末節則結

上二節而意與天降大任相為呼吸則其用筆輕重前

後不較然乎而帖括家謂不重天心仁愛聖賢蓋不知

文之論耳此文堂堂正正一字未嘗用奇人尚不能不

誤况奇乎况以正為奇以奇為正乎

盡心章句上 錄五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

不知亦囂囂先說囂上妙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復曰尊

德樂義方出主意則可以囂囂矣復妙共四囂囂字可愛故士窮不失義接上

達不離道承尊樂說下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囂上在內

故民不失望焉承窮達說下古之人推開一筆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承得已不

失望說下囂上在內
又帶窮達錯綜

人知之四語不衫不履即有夷然不屑之概囂囂字凡

四見何其古雅然囂囂外也先形其外而後推其中文

之所以無蹊徑乎尊德樂義四字囂囂之故已盡其下

皆反覆以發囂囂之義而絕不及囂囂字讀者寧得忘

却囂囂之本象乎窮亦囂囂達亦囂囂得志亦囂囂不
得志亦囂囂句句照應不必明言之而曉人自宜心領
神會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一層所樂不存焉尚屬空虛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兩層所性不存焉方見面目君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先虛說分定故也一層承

欲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後寔說一層承分定來

以廣土衆民天下四海發端亦甚奇橫第一層不解所

謂第二層始露端倪然後將君子所性連提二句如崇
 崖登嶂崢嶸逼人而二句亦分兩層一層虛描一層實
 寫虛描見其高大寔寫著其輝光于是而所性之全體
 巍然煥然畢形于指點中矣嗚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
 之民乃二帝三王之盛業孔孟所仰望于天而不可得
 者顧不足比于君子之所性苟不能極其性之量而寫
 之躊躇滿志如是焉亦何以駕乎發端數語之上而得
 其氣局之相稱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立天下有善養老則仁

人以為已歸矣虛束一句不重二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

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又虛述養老之制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

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點明主五十非帛不煖七

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結明文王養老

養民以養老為重。王政首務而其制莫詳於文王。故孟子述其制以示天下後世。然而不遽明其制也。先引二老之歸立案。不重二老也。虛東仁人以為已歸一句。亦不重二老也。但言興王之事如此耳。然後將養老之制序出。却是空序。序畢方提文王合前言而寔著之。又將老者不可不養之義發一番而總結之。又以不煖不飽及凍餒字反言以收之。若入他人手不過將文王養老之制述明一段話說而已矣。寧費如許經營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先以山喻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次以水喻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結正語一

句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以水喻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又以日月喻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又以水喻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結正語一句

注謂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漸乃能至得孟

子立言之旨矣而其文之章法即在此所異者以山喻

者二以水喻者三以日月喻者一前後結以正言而中

不復以正言結蹊徑參錯頭緒紛紜雜而無章亂而無

紀天下之至奇者矣知其奇則不為奇所誤讀先秦之

文而不為奇。所誤者幾人哉。不能使讀者為其奇所誤。又何足以為先秦哉。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註美文王子宫室。車馬。

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

之廣。居者乎。正意曾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

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引証作收趣極

偶然之事。偶然之言。無甚關係。一筆之書。便成妙文。然

妙處全在末引證一節。情文生動。苟無此節。亦平平爾。

故文之生動。多在點染處也。

盡心章句下 錄二章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邱民而為

天子。寫民為貴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二句

諸侯危社稷。合社稷與君言則變置。三字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

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變為四句則變置社稷。

民貴。君輕。社稷輕于民。而重于君。以民為主。辭嚴義確。

不待言矣。而分疏變化。無一雷同。變置字。却又兩見。高

古簡貴絕。不呆板。視老生常談。不啻瓊瑤之比。瓦礫。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孔子傳道者也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

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以上論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

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為斯世

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

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

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

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

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以上論君子君

借諸似以
形鄉原非
非爛

繼孔子之後者也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歸重反經 遙應中道

說者謂此章以中道二字作主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于真偽，狂猥與鄉原一真一偽，正相對孔子惡鄉原之心，即其取狂猥之心也。此說大妙，不但義理融洽，章法亦自靈通。蓋道統傳于孔子，孔子不得中道而傳之，不得已而傳於狂猥，所以有似中道之鄉原出而亂之也。鄉原一亂，不但無中道，并無狂猥，道統不幾熄乎？所以繼孔子之君子，惟有反

乎中道有真中道，出則偽者自不能行，而狂猥俱可以任道，而人無所惑，何也？狂猥之真人之所畏，鄉原之偽人之所親，蓋誤以為中道而信從之，狂猥反有所不行也。若君子反經而以真中道示天下，則鄉原之邪慝立辨，不特反經之君子可繼孔子之後，而狂猥亦莫不自見其真於天下，使天下之人即不能一歸于中道，無不可取法於狂猥，而庶民之興不有望乎？然而反經必非狂猥所能，孟子所以舉而屬之君子也。君子者誰？蓋孟子自任也。孔子之後，任道統者舍孟子其誰哉？總之此

章論孔子之後道統不得其傳者由狂狷不合于中道而鄉原得以亂其真欲接孔子之統非有以反乎中道之真不能辨似是之非闢邪慝而歸于正故前之論狂狷後之論鄉原前論孔子之中道後論君子之反經皆章法自然之條貫首尾中邊自相擊應者也與他處之有意為文者又不侔矣

入之反經蓋若必無中道而論終之非終又在反經不
 到而人無知無何也其對之具入之取與後章之論
 乎中道亦真中道也限於首尾不若於而五則其可也

